

呓语集

王富仁 著

当代名家散文丛书



中国文联出版社

当代名家散文丛书

呓语集

王富仁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呓语集/王富仁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1

(当代名家散文丛书)

ISBN 7-5059-3632-8

I. 每…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J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3968 号

书 名	呓语集
作 者	王富仁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薛燕平
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82 千字
印 张	10.875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632-8/I·2785
定 价	21.60 元

小 序

人在明明白白时做事，在昏昏沉沉时思想；
当你思想之后，你变得更糊涂了，
因为上帝给你的聪明不是让你思想的。
只有鸭子才会浮在水面上，
真正自由的是在深水里游泳的鱼
——它把荣誉留给了鸭子，
因为它知道他很笨；
在你思想时，时间也不走路了，
它看不起你！
什么是真理？
啪，你把杯子摔在地上，
“杯子碎了！”——你说。
这就是真理！
知识分子把真理搞得太复杂了，

越复杂越实现不了，
实现不了的就不是真理。
真理是属于有力量的人的！
当人类不再思想时，
宇宙才有大光明。
光明呵，光明！
光明，光明呵！

王富仁 1999年7月2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

没有狂欢节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民族，
也是一个危险的民族。

但不能人为地制造一个狂欢节。

人为地制造的狂欢节像一个牧羊人用鞭子赶在一起的一群羊。他挥着鞭子说：“你们唱吧！跳吧！叫吧！”

群羊愈加惶恐了，于是叫出了一些悲哀的笑声。



头羊对群羊说：“不要学狼，他们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

羊们问：“他们要吃我们怎么办呢？”

头羊说：“让他们吃吧，他们吃了我们，就更证明他们是没有文化的民族了。”

羊们又问：“他们把我们吃光了怎么办呢？”

头羊说：“他们不会吃光我们的，要是他们把我们吃光了，他们就没有可吃的了。”

※

宁愿给孩子们的头脑里画上很多问号，也不要
在他们的头脑里画上很多句号。

※

青年问思想家：“我怎样才能找到幸福呢？”

思想家说：“去革命吧！革命就是幸福。”

2

于是这个青年就去革命了——为了找到自己的幸福。但他在革命中看到的却是饥饿、贫困和死亡。他于是又去问思想家：“革命里尽是斗争，不是杀人就是被杀，哪里有什么幸福呢？”

思想家说：“原来我听有的革命者说，革命才是幸福的。现在让你这么一说，我才知道这原本是骗人的一席话。我现在才真正认识到，革命并不幸福，爱情才是幸福的。人类能离开爱情吗？不能！那你就去恋爱吧！”

于是这个青年就去恋爱了——为了在恋爱中找到自己的幸福。但他在恋爱中感到的却是失恋的痛苦，等待的焦急。他于是又去问思想家：“恋爱里尽是精神的折磨，不是爱的疯狂，就是失恋的悲哀，哪有什

么幸福可言呢？”

思想家说：“原来我又上了一些青年人的当。他们说恋爱是幸福的，我也就真的相信了。让你这一说，我才知道爱情也不幸福。那你就去追求金钱吧！人哪里不需要钱呢？有了钱就有了一切，有钱人是最幸福的！”

于是这个青年就去经商、做买卖——为了在金钱中找到自己的幸福。但他在经商中遇到的却是残酷的商业竞争，有人破产了，有人积劳成疾一命呜呼了。于是他又去问思想家：“人们为了钱，争得头破血流，不是把人挤垮，就是被人挤垮，哪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思想家说：“过去我听有些做买卖的人说，赚钱是很幸福的，我也就信以为真。现在让你一说，我才知道金钱里也没有幸福。我终于明白了，人生是虚无的，世界上是没有幸福的。”

青年人问：“那我怎么办呢？”

思想家说：“那你就去自杀吧！”

青年人愕然了。他悲哀地问：“那你呢？”

思想家说：“我不能自杀，因为以后还会有青年人来向我请教，我好告诉他们人生是虚无的，世界上是没有幸福的，自杀是青年惟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以免他们再走像你这样的一些弯路。”

※

老子对水说：“水呵，你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呵！
因为你是世界上最柔弱的事物。”

水对老子说：“老子呀！你是世界上最了解我的
了，因为你不是水。”

※

4

尼采说：“上帝死了，你们自己成为自己的上帝
吧！”

希特勒说：“上帝死了，从此我就是你们的上帝
了！”

※

有人主张一分为二，有人主张合二而一。
我主张多中见一，一中见多。

※

政治家想垄断人民的笑声，人民却哭了；

文学家想垄断人民的哭声，人民却笑了。



当你感到憎恨一部分人而热爱另一部分人的时候，我劝你去当政治家；

当你感到憎恨一种思想而热爱另一种思想的时候，我劝你去当思想家；

当你都对谁都憎恨不起来而对谁都能爱起来的时候，我劝你去当宗教家；

当你都对谁都憎恨不起来但也热爱不起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你应当去做什么了——因为你是一个奴才！



政治家反对的是一部分人，不论这部分人持有什么思想；

思想家反对的是一种思想，不论这种思想由哪一部分人所持有。



在愚昧看来，科学是一种罪恶；

在科学看来，愚昧是一种可笑。

科学与愚昧的斗争是不对等的。



在传统看来，革新是一种反叛；

在革新看来，传统是一种荒诞。

传统与革新的斗争也是不对等的。



宁愿做保守的游戏，也不要做革新的游戏。

革新的游戏是一种玩火的游戏。

老年人爱做保守的游戏；所以老年人不易招灾惹
祸；

年轻人爱做革新的游戏，所以青年人容易招灾惹
祸。——招了灾，惹了祸，还没有革新。

千万莫做革新的游戏！

※

阅读如吃饭，你有选择的权利，没有批评的必要，也没有研究的价值。只要你饿了，拣你能吃的吃，能喝的喝。吃过了，喝过了，抹抹嘴，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营养自会吸收，糟粕自会排泄，不必说它是山珍海味还是粗茶淡饭，也不必引经据典研究得清清楚楚。战战兢兢，紧紧张张，让胃肠抽动。肩头抖动，弄得把吃下的东西兜肚连肠地吐出。吃的白吃了，喝的白喝了，还落一个肠胃神经官能症。吃饭就没有用处了。

7

批评是质量鉴定。质量鉴定员做的是一份工作，而不是为了个人的享用。他得先有一个目的，由这目的定下一个标准，一切按这标准衡量。符合这标准的就为好，不符合这标准的就为坏。好是对这标准的好，坏是对这标准的坏。不是在一切实标准下的好与坏。

研究如地质勘探。地质勘察员既不享用地表的生产，也不评价地表的好坏，他通过地表研究的是地壳内部的储藏。沙漠地下可能有丰富的石油储藏，花园地下可能是一个贫矿区，它说的不是沙漠与花园本身的优劣，而是与它们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

你是一个普通的阅读者吗？不要评价它，也不要研究它，留着你阅读时的那点味儿，去干你要去干的事！

你是一个评论者吗？说出你的评论目的来，拿出你的标准来。你不能像鲁迅说的那种“不负责任的坦克车”，可以往各个方向上开，可以往所有的事物上轧。

你是一个研究者吗？你就不要说它本身的好坏，请你只告诉我你发现的是什么东西！

中国的批评界是读者、批评家、研究者的大混战——一锅糊涂没个豆！

越煮越烂，越烂越乱。

※

中国知识分子好说，我做的是最高尚的工作，所以应当给我更高的报酬。

中国社会却想：那你就享受你的高尚吧！我得把金钱送给那些不高尚的职业的从事者，因为没有更多的报酬，谁甘愿从事不高尚的职业呢？

所有的工作都是高尚的，报酬总是加到那些没有

更高的报酬就没有人去干、没有人能干的工作上。

中国知识分子得牢牢记住这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常识。

※

退让就是对对方言行的承认。

对方通过你的退让知道他的这种言行方式还可以重复使用。

※

9

粪坑的蛆虫终于承认了花园夜莺的艺术才能，并且决心向夜莺学习。

夜莺唱道：“美呀！香呀！春天的温馨呵！”

蛆虫也唱道：“美呀！香呀！春天的温馨呵！”

比较文学家赞叹道：“你看，蛆虫已得夜莺艺术的三昧！”

※

有朦胧的明确，也有明确的朦胧。

最好的艺术都是朦胧的，但它们朦胧得很明确。

所有的宣传口号都是明确的，但它们明确得很朦胧。



什么是个性？就是它区别于一切与它相同的东西并且与所有与它不相同的东西相联系。

因而，

它在具有所有的其它事物都没有的缺点的同时发挥着所有的其它事物都无法发挥的作用。

人们用否定一切缺点的方式否定个性；用肯定一切优点的方式肯定个性。

切勿和自称“眼里揉不进一点砂子”的人接近；因为他们就是个性的扼杀者。



我们有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传统和被秦始皇焚掉坑掉的传统。

但没有不焚不坑和不被焚、不被坑的传统。
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性之所在。

※

中国知识分子好说：“尊重事实”。
但永远存在着两种“事实”；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事实；
他没有焚掉所有的书、坑掉所有的儒也是事实。
有的人尊重前面的“事实”，
有的人则尊重后面的“事实”。

11

※

在中国多的是综合家，少的是分析家。

综合家们说：“尽管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瑕疵，但从总体来说，它是伟大的、辉煌的。”

所以我们的文化至今仍是带着这么些小的瑕疵的
伟大而又辉煌的文化。

※

中国语言中大量存在的儿化韵使中国人亲近渺小的东西而远离伟大、庄严的事物。

它还把被蔑视当作亲切、把受尊重当作冷淡。

※

汉语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语言。

它是被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喂养起来的。

但它也容易被利用来耍滑头、搞阴谋、做游戏和设陷阱。

※

西方语言在说者这里完成，读者没有随意解读它的更大的空间；

汉语在读者这里才能最终完成，读者有随意解读它的无限大的空间。

“最高指示”到了千家万户，于是就有了千家万